

蘇長公小品

下卷

武王

武王克殷，以殷遺民封紂子武庚，祿父使其弟管、紂、鮮、蔡、封、度、相、祿、父治殷。武王崩，祿父與管、蔡作亂，成王命周公誅之，而立微子於宋。蘇子曰：武王非聖人也。昔孔子蓋罪湯武，顧自以為殷之子孫，而周人也，故不敢然。數致意焉，曰：大哉！巍巍乎堯舜也！禹吾無間然，其不足於湯武也亦明矣。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伯夷、叔齊之於武王也，蓋謂之弑君，至恥之，不食其粟，而孔



德侃

子予之其罪武王也甚矣此孔氏之家法也世之君子苟自孔氏必守此法國之存亡民之死生將於是乎在其孰敢不嚴而益軻始亂之曰吾聞武王誅獨夫紂未聞弑君也自是學者以湯武為聖人之正若當然者皆孔氏之罪人也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弑書而湯武就中活脫仁人也必將為法受惡周公作無逸曰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亦以是哉文王之時諸侯不求而自至是以受命稱王行天子之事

周之王不王不計紂之存亡也使文王在必不伐紂紂不見伐而以考終或死於亂殷人立君以事周命為二王後以祀殷君臣之道豈不兩全也哉武王觀兵於孟津而歸紂若改過否則殷改立君武王之待殷亦若是而已矣天下無王有聖人者出而天下歸之聖人之所以不得辭也而以兵取之而放之而殺之可乎漢末大亂豪傑並起荀文若聖人之徒也以為非曹操莫與定海內故起而佐之所以與操謀者皆王者之事也文若豈教操反者哉以仁義救天下天下既平神器自至將

不得已而受之，不至不取也。此文王之道，文若之心也。及操謀九錫，則文若死之，故吾嘗以文若為聖人之徒者。以其才似張子房，而道似伯夷也。殺其父，封其子，其子非人也，則可使其子而果人也，則必死之。楚人將殺令尹子南，子南之子棄疾為王馭士，王泣而告之。既殺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將行焉入。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讐，吾弗忍也。遂縊而死。武王親以黃鉞誅紂，使武康受封而不叛，豈復人也哉？故武康之必叛，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武王之封蓋亦有不不得已焉耳。殷有

天下六百年，賢聖之君六七作，紂雖無道，其故家遺民未盡滅也。三今天下有其二，殷不伐周，而周伐之，誅其君夷其社稷，諸侯必有不悅者，故封武康以慰之。此豈武之意哉？故曰武王非聖人也。



趙克國用心可重

始予觀克國策先零匈奴情偽曰何其明也又觀遣雕車行羌中告諭阻辛武賢先攻罕开守便宜不出師畫屯田十二利專務以恩信積穀招降以謂此從容以義用兵與夫逞詐積諼疲人於一戰者絕殊竄末觀其語將校曰諸君皆便文自營爾非為公家忠計也語即中曰是何言之不忠也吾固以死爭之語浩星賜曰吾老矣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老臣不以餘命為陛下言之卒死誰當復言之卒以其意白上云嗚呼使有位

君子皆用其心如克國則古今天下豈有不治者哉嘗  
 觀於內公卿士大夫之議曰法當然柰何觀於外將校  
 之議曰詔如是不當違詔也定似世情凡在我一入一出未有止  
 障也脫有能言一事其言不用則矜語於人曰某事吾  
 嘗言之上不我用也我則無負終不更犯顏色往復論  
 也况於以死守而不欺豈復有哉而以餘命受祿位者  
 併肩立也豈特才不及克國忠又不如可歎也夫克國  
 之用心人臣常道爾然與克國同時在漢廷人未聞皆  
 然而克國獨然故可重也噫今之人不及往時反覆感歎遠矣則

有味克國益可重也予既觀克國而感今之人又觀宣帝與  
 之上下議而楛排群疑用之遂無勞兵下羗寇不知其  
 能功名亦遇主然也噫宣帝克國可重也况三代君臣  
 間哉下其肯有欺上上其容有間然乎而觀楊子雲贊  
 不及此區區論功爾功古今豈無大者哉不若原其心  
 以勵事君也班固又不出語山東氣俗故著云爾  
 後世事君者不復有此一副心腸誠然可歎其文  
 章節奏特纏綿委曲無限情致



周瑜雅量

曹公聞周瑜年少有美才，謂可游說動也。乃密下揚州，遣九江蔣幹往見瑜。幹有儀容，以才辯見稱，獨步江淮之間。乃布衣褐巾，自托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為曹公作說客耶？幹曰：吾與足下州里中間，隔別遙聞芳烈，故未叙濶，并觀雅規。而云說客，無乃逞詐矣乎？瑜曰：吾雖不及夔、曠，聞絃賞音，足知雅曲。後三日，瑜請幹同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飲。燕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大夫處世

遇知已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蘓張更生鄴叟復出猶將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小生所能移乎幹笑而不言還稱周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間中州之士以此多之蘇子曰曾孟德所用皆為人後者也以子房待文若然終不免殺之豈能用公瑾之流度外之士哉

余平生最愛這一段慷慨風流因欲廣蒐此類著一書名英雄覽有志未就也東坡亦同此心故錄出之耳不自立論也

阮籍

世之所謂君子者惟法是脩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為目前檢言欲為無窮則少稱鄉黨長聞鄰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夫群虱之處禪中乎逃乎深縫匿乎敗絮自以為吉宅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禪襠自以為得繩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都群虱處於禪中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夫虱之處禪中乎此阮籍之胸懷本趣也籍未嘗臧否人物口不及世事然禮法之士疾之如仇讎獨賴司馬景



王保持之爾其去死無幾以此論之亦虱之出入往來  
於衣禪中間者也安能笑禪中之歲乎吾故書之為將  
來君子一笑戊寅冬至日

亦是愛而錄之非務勝之

王景文

宋明帝詔答王景文其略曰有心於避禍不若無心於  
任運千仞之木既摧於斧斤一寸之草亦悴於踐蹋晉  
將畢萬七戰皆獲死於牖下蜀將費禕從容坐談斃於  
刺客故甘心於履危未必逢禍從意於處安未必全福  
此言近於達者然明帝竟殺景文哀哉哀哉景文之死  
也詔言朕不謂卿有罪然吾不能獨死請子先之詔至  
景文正與客碁竟歛子納奩中徐謂客曰有詔見賜以  
死酒至未飲門生焦度在側傾酒抵地曰丈夫安能坐

受死州中文武可以一奮景文曰知卿至心若見念者  
為我百口計乃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乃仰飲之蘓子  
曰死生亦大矣而景文安之豈貪權竊國者乎明帝可  
謂不知人者矣

明帝岐主也而詔語大是造理之言故東坡錄之

送于伋失官東歸

世俗之患。在悲樂不以其正。非不以其正。其所取以  
為正者。非也。請借子以明其正。子之失官。有為子悲如  
子之自悲者乎。有如子之父兄妻子之為子悲者乎。子  
之所以悲者。惑於得也。父兄妻子之所以悲者。惑於愛  
也。惟不與於已者。則不惑。亦不悲。夫惑則悲。不惑則不  
悲。人宜以惑者為正。歟。抑將以不惑者為正。歟。以不惑  
者為正。則不悲者正也。然子亦有所樂者。曰吾之所以  
為吾者。豈以是哉。雖失。是其所以為吾者。猶存。則吾猶



可樂焉。已而不樂，又從而悲之。則亦不忍。夫天下之凡愛我者之悲而不釋，夫天下之凡惡我者之喜也。夫愛我而悲，惡我而喜，是知我之粗也。樂其所以為吾者存，是自知之深也。人不自知之深為正，而以知我之粗者為正，是得為正也歟。故吾願為子言其正，子將終身樂而不怒。詩云：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達者之見辯士之口讀罷可以起舞

### 日喻

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槃，扣槃而得其聲。他日聞鐘，以為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為日也。日之與鐘，籥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求之，入也。道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未習也無以異於眇。達者告之，雖有巧譬善導，亦無以過於槃與燭也。自槃而之鐘，自燭而之籥，轉而相之，豈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求道之過也。然

則道卒不可求歟。蘓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謂致？孫武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孔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為致也。歟。南方多沒人，日與水居也。糴、糶、俱活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夫沒者豈苟然哉？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於沒人而求其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沒者也。昔者以聲律取士，士雜學而不志於道，今者以

經術取士，士求道而不務學。渤海吳君彥律有志於學者也。方求舉於禮部，作日喻以告之。

妙道不可以告人，而可以告人，以其不可以告人者告人，是真告人。此篇引而不發，可謂方便濟人者矣。



問養生

余問養生於吳子得二言焉。曰和。曰安。何謂和。曰子不見天地之為寒暑乎。寒暑之極。至於折膠流金。而物不以為病。其變者微也。寒暑之變。晝與日俱逝。夜與月並馳。俯仰之間。屢變而人不知者。微之至和之極也。使此二極者。相尋而狎至。則人之死久矣。何謂安。曰吾嘗自牢山浮海。達於淮。遇大風焉。舟中之人。如附於桔槔。而與之上下。如蹈車輪而行。反逆眩亂。不可止。而吾飲食起居如他日。吾非有異術也。惟莫與之爭。而聽其所為。

故凡病我者舉非物也。食中有蛆人之見者必嘔也。其  
不見而食者未嘗嘔也。請察其所從生。論八珍者必燕  
言糞穢者必唾。二者未嘗與我接也。唾與嘔何從生哉。  
果生於物乎。果生於我乎。知其生於我也。則雖與之接  
而不變安之至也。安則物之感我者輕。和則我之應物  
者順。外輕內順而生理備矣。吳子古之靜者也。其觀於  
物也審矣。是以私識其言而時省觀焉。

使人正襟斂手而讀之者左傳也。使人手舞足蹈  
而讀之者莊子也。東坡得莊子意。

書孟德傳後

子由書孟德事見寄。余既聞而異之。以為虎畏不懼已  
者。其理似可信。然下、面、實、有、數、事、作、証、及、先、云、爾、方、見、步、世未有見虎而不懼者。則斯言之有  
無終無所試之。然曩余聞忠萬雲安多虎。有婦人晝日  
置二小兒沙上而浣衣於水者。虎自山上馳來。婦人倉  
皇沉水避之。二小兒戲沙上自若。虎熟視久之。至以首  
舐觸。庶幾其一懼。而兒寢竟不知怪。虎亦卒去。意虎之  
食人先被之以威而不懼之人。威無所從施歟。有言虎  
不食醉人。必坐守之以俟其醒。俟其懼也。有人夜自外



歸見有物蹲其門以為猪狗類也以杖擊之即逸去至山下月明處則虎也是人非有以勝虎而氣已蓋之矣使便人之不懼皆如嬰兒醉人與其未及知之時則虎畏之無足怪者故書其末以信子由之說

却有至理

書六一居士傳後

蘇子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或曰居士非有道者也有道者無所挾而安居士之於五物捐世俗之所爭而捨其所棄者也烏得為有道乎蘓子曰不然挾五物而後安者惑也釋五物而後安者又惑也且物未始能累人也軒裳圭組且不能為累而况此五物乎物之所以能累人者以精語吾有之也吾與物俱不得已而受形於天地之間其孰能有之而或者以為已有得之則喜喪之則悲今居士自謂六一是其身均與五物為一也不知其

有物耶。物有之也。居士與物均為不能有其孰能置得。喪於其間。故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雖然自一觀五居士猶可見也。與五為六居士不可見也。居士始將隱矣。東坡文字妙在鼓舞得一玄論必鼓之舞之以盡變。兔起鶻落自有餘態。

書蒲永昇畫後

古今畫水多作平遠細皴其善者不過能為波頭起伏使人至以手捫之謂有窪隆以為至妙矣然其品格特與印板水紙爭工拙於毫釐間耳唐廣明中處士孫位始出新意畫奔湍巨浪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畫水之變號稱神逸其後蜀人黃筌孫知微皆得其筆法始知微欲於大慈寺壽寧院壁作胡灘水石四堵營度經歲終不肯下筆一日倉皇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如風須臾而成作輸瀉颺感之勢洶洶欲崩屋也知微既死筆



昇、長公、小品  
法中絕五十餘年。近歲成都人蒲永昇嗜酒放浪。性與  
畫會。始作活水。得二孫。本意自黃居寀兄弟。李懷素之  
流皆不及也。王公富人或以勢力使之。永昇輒嬉笑捨  
去。遇其欲畫。不論貴賤。頃刻而成。嘗與余臨壽寧院水  
作二十四幅。每夏日掛之高堂。素壁即陰風襲人。毛髮  
為立。永昇今老矣。畫亦難得。而世之識真者亦少。如往  
時董羽。近日常州戚氏畫水。世或傳寶之。如董咸之流。  
可謂死水。未可與永昇同年而語也。元豐三年十二月  
十八日夜黃州臨臯亭西齋戲書。

東坡善畫。故知畫。知畫故言入底裏。

書李伯時山莊圖後

或曰龍眠居士作山莊圖使後來入山者信足而行自得道路如見所夢如悟前世見山中泉石草木不問而  
知其名遇山中漁樵隱逸不名而識其人此豈強記不  
忘者乎曰非也畫日者常疑餅非忘日也醉中不以鼻  
飲夢中不以趾捉天機之所合不強而自記也居士之  
在山也不留於一物故其神與萬物交其智與百工通  
雖然有道有藝此轉更精有道而不藝則物雖形於心不形於手  
吾嘗見居士作華嚴相皆以意造而與佛合佛菩薩言



之。居士畫之。若出一人。况自畫其所見者乎。  
有道而不藝。則物雖形於心。不形於手。如後世理  
學名公。未必善作詩文。

書東臯子傳後

予飲酒終日。不過五合。天下之不能飲。無在予下者。然  
喜人飲酒。見客舉杯。徐引。則予胸中為之浩浩焉。落落  
焉。酣適之味。乃過於客。閑居未嘗一日無客。客至未嘗  
不置酒。天下之好飲。亦無在予上者。常以為人之至樂。  
莫若身無病而心無憂。我則無是二者矣。然人之有是  
者。接於予前。則予安得全其樂乎。故所至常蓄善藥。有  
求者。即與之。而尤喜釀酒。以飲客。或曰。子無病而多蓄  
藥。不飲而多釀酒。勞已以為人何也。予咲曰。病者得藥。

新長公小品  
吾為之體輕飲者困於酒吾為之酣適蓋專以自為也  
東臯子待詔門下省日給酒三升其弟靜問曰待詔樂  
乎曰待詔何所樂但美醞三升殊可戀耳今嶺南法不  
禁酒予既得自釀月用米一斛得酒六斗而南雄廣惠  
循梅五太守間復以酒遺予略計其所獲殆過於東臯  
子矣然東臯子自謂五斗先生則日給三升救口不暇  
安能及客乎若余者乃日有二升五合入野人道士腹  
中矣東臯子與仲長子光游好養性服食上、文、侶、柳、東、臯、太、過、得、此、方、澹、澹、有、味豫刺死日自  
為墓誌予蓋友其人於千載或庶幾焉

東坡若曰已不能飲而喜人飲則與東臯子意趣  
未睽也以此寄尚友之意



書黃魯直李氏傳後

無所厭離何從出世無所欣慕何從入道忻慕之至亡  
 子見父厭離之極燖雞出湯不極不至心地不淨如飯  
 中沙與飯皆熟若不食糊與餅俱噉即須吐出與沙俱  
 棄善哉佛子作清淨餅淘米去沙終不能盡不如即用  
 本所自種元無沙米此米無沙亦不受沙非不受也無  
 受處故

道中不涉諸趣由趣乃以入道此為中人以下方  
 便設法在上乘則不須也

野... 耕... 不... 由... 之... 入... 國... 中... 之... 也

... 不... 由... 之... 入... 國... 中... 之... 也

...

... 不... 由... 之... 入... 國... 中... 之... 也

... 不... 由... 之... 入... 國... 中... 之... 也

... 不... 由... 之... 入... 國... 中... 之... 也

書柳子厚牛賦後

嶺外俗皆恬殺牛而海南為甚客自高化載牛渡海百

尾一舟遇風不順渴飢相倚以死者無數牛登舟皆哀

鳴出涕既至海南耕者與屠者常相半病不飲藥但殺

牛以禱富者至殺十數牛死者不復云幸而不死即歸

德於巫以巫為醫以牛為藥間有飲藥者巫輒云神怒

病不可復治親戚皆為却藥禁醫不得入門人牛皆死

而後已地產沉水香香必以牛易之黎黎人得牛皆以

祭鬼無脫者中國人以沉水香供佛燎帝求福此皆燒



牛肉也何福之能得哀哉予莫能救故書柳子厚牛賦  
以遺瓊州僧道贊使以曉喻其鄉人之有知者庶幾其  
少哀乎唐辰三月十五日記

慘不忍讀

書若達所書經後

懷楚比丘示我若達所書二經。經為幾品。品為幾偈。偈  
為幾句。句為幾字。字為幾畫。其數無量。而此字畫平等  
若一。無有高下輕重大小。云何能一。以忘我故。若不忘  
我一畫之中。已現二相。而况多畫。如海上沙。是誰磋磨。  
自然。句平。無有麤細。如空中兩是。誰揮灑。自然。蕭散。無  
有疎密。咨爾楚達。若能一念。了是法門。于刹那頃。轉八  
十歲。無一忘失。一句一偈。東坡居士。說是灑已。復還其  
經。

故是慧心人

金剛經跋尾

聞昔有人受持諸經攝心專妙常以手指作捉筆狀於  
虛空中寫諸經法是人去後此寫經處自然嚴淨兩不  
能濕凡見聞者孰不贊歎此希有事有一比丘獨拊掌  
言惜此歲經止有半歲乃知此法有一念在即為塵勞  
而况可以聲求色見今此長者談君文初以念親故示  
入諸相取黃金屑書金剛經以四句偈悟入本心灌流  
諸根六塵清淨方此之時不見有經而况其字字不可  
見何者為金我觀談君孝慈忠信內行純備以是衆善



莊嚴此經色相之外炳然煥發諸世間眼不具正見使此經灑缺陷不全是故我說應如是見東坡居士說是法已復還其經

譚君特富兒佞佛者耳東坡蓋反詞以藥之然亦諛直相半

記劉原父語

晉為鳳翔幕過長安見劉原父留吾劇飲數日酒酣謂吾曰昔陳季弼告陳元龍曰聞遠近之論謂明府驕而自矜元龍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脩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竒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伯之略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安足錄哉不言之之意因仰天太息此亦原父之雅趣也吾後在黃州作詩云平生我亦輕餘子晚歲誰人念此翁



蓋記原父語也。原父既沒久矣，尚有負父在，每與語，今復死矣，何時復見此俊傑人乎？悲夫。

東坡特愛元龍而託之原父耳。意氣滿上，不顧世有側目人。

脩養帖寄子由

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勝解。以我觀之，凡心盡處，勝解卓然。但此勝解不屬有無，不通言語。故祖師教人到此，便住。如眼翳盡，眼自有明；醫師只有除翳藥，何曾有求明藥。明若可求，即還是翳，固不可於翳中求明。即不可言翳外無明。而世之昧者，便將頽然無知，認作佛地。若如此，是佛猶兒狗兒，得飽熟睡，腹搖鼻息，與土木同當。凭麼時，可謂無一毫思念。豈謂猶狗已入佛地。故凡學者，觀妄除愛，自粗及細，念念不忘，會作一



日得無所住。弟所教我者。是如此否。曰。見二偈。警策孔君不覺。聳然。更以聞之。書至此。牆外有悍婦與夫相毆。詈聲飛灰火。如猪嘶狗嗥。因念他一點圓明。正在猪嘶狗嗥裏。面譬如江河鑿物之性。長在飛砂走石之中。尋常靜中推求。常患不見。今日鬧裏忽捉得此子。元豐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東坡之於禪。襲取也。觀此篇。執捉尋索。伎倆盡露矣。然正可資吾輩商量。

錄趙貧子語

趙貧子謂人曰。子神不全。其人不服。曰。吾儕友萬乘。螻蟻三軍。糠粃富貴。而晝夜生死。何謂神不全乎。貧子笑曰。是血氣所扶。名義所激。非神之功也。明日問其人曰。子父母在乎。曰。亡久矣。嘗夢見乎。曰。多矣。夢中知其亡乎。抑以為存也。曰。皆有之。貧子曰。父母之有亡。不待計議而知者也。晝日問子。則不思而對。夜夢見之。則以亡為存。死生之於夢。覺有間矣。物之眩子而難知者。甚於父母之存亡。子自以神全而不學。可憂也。哉。予嘗與其

語故錄之。出十言以終全。而不學可憐也。序於前。其

大是警醒

第... 日... 不... 其... 之...

十... 日... 之... 其... 之...

日... 之... 其... 之...

日... 之... 其... 之...

日... 之... 其... 之...

夢中作祭春牛文

元豐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天欲明。六。數吏人持紙一

幅。其上題云。請祭春牛文。予取筆疾。百其上云。三陽既

至。庶草將興。爰出土牛。以戒農事。衣被丹青之好。本出

泥塗成。毀湏臾之間。誰為喜愠。吏微吠曰。此兩句復當

有怒者。旁一吏云。不妨。此是喚醒他。

子瞻以口語得罪。故託之夢言。



別王子直

紹聖元年十月三日始至惠州寓於嘉祐寺松風亭杖履所及雞犬相識明年遷於合江之行館得江樓豁徹之觀忘幽谷窈窕之趣未見其所休戚嶠南江北何以異也虔州鶴田處士王原子直不遠千里訪予於此留七十日而去東坡居士書  
不矜語言儵然意表

袁宏論佛說

袁宏漢紀曰浮屠佛也西域天竺國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也其教也以脩善慈心為主不殺生專務清淨其精者為沙門沙門漢言息也蓋息意去欲歸於無為又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善惡皆有報應故貴行脩善道以煉精神以至無生而得為佛也東坡居士曰此殆中國始知有佛時語也雖淺近大略具足矣野人<sup>妙喻</sup>得鹿正爾煮食之耳其後賣與市人遂入公庖中饌之百方然鹿之所以美未有絲毫

加於煮食時也。

世之學佛者皆務深求之千蹊百徑轉益迷悶東坡乃更淺求之淺求之以出其真味而後精深者有所依而立或問聖人之道何在余曰在為善在何處予曰在孝弟亦猶是也

書李若之事

李若事在四全集改作李靈

晉方技傳有韋虛者父母使守稻牛食之虛見而不驅牛去乃理其殘亂者父母怒之虛曰物各欲食牛方食柰何驅之父母愈怒曰即如此何用理亂者為虛曰此稻又欲得生此言有理虛固有道者耶呂猗母足得痿痺病十餘年虛療之去母數步坐瞑目寐然有頃曰扶起夫人坐猗曰夫人得疾十年豈可倉卒令起耶虛曰且試扶起兩人夾扶而立少頃去夾者遂能行學道養氣者至足之餘能以氣與人都下道士李若之能之謂



之布氣。吾中子迨少羸多疾。若之相對坐為布氣。迨聞腹中如初日所照温温也。盖若之曾遇得道異人於華岳下云。

並資玄解不徒志異

記與歐公語

歐陽文忠公嘗言有患疾者醫問其得疾之由曰乘船遇風驚而得之醫取多年施牙為施工手汗所漬處刮末雜丹砂伏神之流飲之而愈今本草注別藥性論云止汗用麻黃根節及故竹扇為末服之文忠因言醫以意用藥多此比初似兒戲然或有驗殆未易致詰也予因謂公以筆墨燒灰飲學者當治昏惰耶推此而廣之則飲伯夷之盟水可以療貪食以干之餒餘可以已佞。砥樊噲之盾可以治怯臭西子之珥可以療惡疾矣公

饒舌

遂大咲。元祐三年閏八月十七日，舟行入潁州界，坐念  
二十年前見文忠公於此，偶記一時譚笑之語，聊復識  
之。

荀卿所謂察辯之士

記道人戲語

紹聖二年五月九日，都下有道人坐相國寺賣諸禁方  
緘。題其一曰賣賭錢，不輸方。少年有博者，以千金得之。  
歸發視其方，曰但止乞頭。道人亦鬻術矣。戲語得千金，  
然亦未嘗欺少年也。

止乞頭則不賭矣，不賭則不輸矣。唐高宗獵遇雨，  
問谷那律曰：雨衣若何，則不漏？對曰：以瓦為之，則  
不漏。



誦經帖

東坡食肉誦經或云不淨坡取水漱口或云一盃水如何漱得坡云慚愧闍黎會得

無諍三昧

王元龍治大風方

王旂元龍言錢子飛有治大風方極驗常以施人一日夢人自云天使已以此病人君違天怒若施不已君當得此病藥不能愈子飛懼遂不施僕以為天之所病不可療耶則藥不應服有効藥有効者則是天不能病當是病之祟畏是藥而假天以禁人耳得此切晉侯之病為二豎子李子豫赤丸亦先見於夢蓋有或使之者子飛不察為鬼所脅若余則不然苟病者得愈願代受其苦家有一方能下腹中穢惡在黃州試之病良已今後當常以

施人始不願中游。無其黃川。始之。而身日今。遂當。可謂信道不惑者矣。

高麗

昨日見泗倅陳敦固道言。胡孫作人狀。折旋俯仰。中度細觀之。其相侮悞也甚矣。人言弄胡孫。不知為胡孫。所弄其言頗有理。故為記之。又見淮東提舉黃實言。見奉使高麗人言。所致贈作有假金銀錠。夷人皆拆壞。使露胎素。使者甚不樂。夷云。非敢悞也。恐北虜有覘者。以為真耳。由此觀之。高麗所得吾賜物。北虜蓋分之矣。而或者不察。謂北虜不知高麗朝我。或以為異時可使牽制。北虜豈不誤哉。今日又見三佛齊朝貢者。過泗州官吏。



新長公小品  
妓樂紛然郊外而椎髻獸面睚眦船中遂記胡孫弄人  
語良有理故并記之

可資邊計

顏蠋巧於安貧

顏蠋與齊王遊食必大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蠋  
辭去曰王生於山制則破鳥非不寶貴也然而璞不完  
士生於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  
蠋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  
真正以自娛嗟乎戰國之士未有如魯連穎蠋之賢者  
也然而未聞道也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是猶有意  
於肉於車也晚食自美安步自適取其美與適足矣何  
以當肉與車為哉雖然蠋可謂巧於居貧者也未飢而

食雖八珍猶草木也。使草木如八珍。惟晚食為然。蠟固巧矣。然非我之。又於貧不能知蠟之巧也。與國其安。

卓契順禪話

蘇臺定惠院淨人卓契順。不遠數千里。陟嶺渡海。候無恙於東坡。東坡問將甚麼土物來。順展兩手。坡云。可惜許數千里空手來。順作荷擔勢。信步而去。

高僧

與地師與地

蘇長公小品  
蘇臺定惠院淨人卓契順。不遠數千里。陟嶺渡海。候無恙於東坡。東坡問將甚麼土物來。順展兩手。坡云。可惜許數千里空手來。順作荷擔勢。信步而去。



僧文暈食名

僧謂酒為般若、湯謂魚為水、梭花雞為鑿籬菜、竟無所益、但欺而已。世常笑之人、有為不義而文之以美名者、與此何異哉。

高僧

池魚踊起

眉州人任達為余言、少時見人家畜數百魚深池中、沿池磚甃、四周皆屋舍環遶、方丈間、凡三十餘年、日加長、一日天清無雷、池中忽發大聲如風雨、魚皆踊起、羊角而上、不知所往、達云、舊說不以神守、則為蛟龍所取、此殆是爾。余以為蛟龍必因風雨疑此魚圈局、三十餘年、日有騰拔之念、精神不衰、久而自達、理自然爾。

善格物

劉聰吳中高士

劉聰聞當為須遮國王則不復懼死人之愛富貴有甚於生者月犯少微吳中高士求死不得人之好名有甚於生者

石普

石普好殺人、以殺為娛、未嘗知暫悔也、醉中縛一奴、使其指使、投之汴河、指使哀而縱之、既醒而悔、指使畏其暴、不敢以寔告、居久之、普病、見奴為祟、自以必死、指使呼奴示之、祟不復出、普亦愈

一言可見妖由人興





張慙子

黃州故縣張慙子。行止如狂人。見人輒罵。云：放火賊。稍知書。見紙輒書。鄭谷雪詩。人使力作。終日不辭。時從人乞予之。不受。冬夏一布褐。三十年不易。然近之。不覺有垢穢氣。其實如此。至於土人所言。則有甚異者。蓋不可知也。

芝產糞中。造化固爾。未足多異。

求醫診脉

脉之難明。古今所病也。至虛有實候。而太實有羸狀。差之毫釐。疑似之間。便有死生禍福。此古今所病也。病不可不謁醫。而醫之明脉者。天下蓋一二數。騏驎不時有。天下未嘗徒行。和扁不世出。病者終不徒死。亦因其長而護其短耳。士大夫多秘所患。而求診以驗醫之能否。使索病於冥漠之中。辨虛實冷熱於疑似之間。醫不幸而失。終不肯自謂失也。則巧飾遂非。以全其名。至於不救。則曰是固難治也。間有謹愿者。雖或因主人之言。亦

情 勘透人



復參以所見兩存而雜治以故藥不效此世之通患而莫之悟也吾平生求醫蓋於平時默驗其工拙至於有疾而求療必先盡告以所患而後求診使醫者了然知患之所在也然後求之診虛寔冷熱先定於中則脉之疑似不能惑也故雖中醫治吾疾常愈吾求疾愈而已豈以困醫為事哉

開心見誠用人便是大英雄事

目忌點洗說

前日與歐陽秣弼晁無咎張文潛同在戒壇余病目昏數以熱水洗之潛云目忌點洗目有病當存之齒有病當勞之不可同也治目當如治民治齒當如治軍治民當如曹參之治齊治兵當如商鞅之治秦此頗有理退而記之

名言

荔支龍眼說

閩越人高荔子而下龍眼。吾為評之。荔子如食螿蟬。大蟹所雪流膏一噉可飽。龍眼如食彭越石蟹。嚼齒久之。了無所得。然酒闌口爽。饜飽之餘。則啞啄之味。石蟹有時勝螿蟬也。戲書此紙為飲流一笑。

無往不韻

記先夫人不殘鳥雀

少時所居書堂前有竹栢。裸花叢生。滿庭眾鳥。巢其上。武陽君惡殺生。兒童婢僕皆不得捕取鳥雀。數年間。皆巢於低枝。其鵲可俯而窺之。又有桐花鳳。四五日翔集。其間此鳥羽毛至為珍異。難見而能馴攬。殊不畏人。閭里間見之。以為異事。此無他不。伎之誠信於異類也。有野老言。鳥雀巢去人太遠。則其子有蛇鼠狐狸。鷓鴣之憂。人既不殺。則自近人者。欲免此患也。由是觀之。異時鳥雀巢不敢近人者。以人為甚於蛇鼠之類也。苛政猛



於虎信哉

能道至德章法亦自燦然

記故人病

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一鼓後故人有得風疾者急往視之已不能言矣死生陰陽之爭其苦有甚於刀鋸木索者余知其不可救嘿為祈死而已嗚呼哀哉此復何罪乎酒色之娛而已古人云甘嗜毒藥戲猛獸之爪牙豈虛言哉明日見一少年以此戒之少年咲曰甚矣子言之陋也色固吾之所甚好而死生疾病非吾之所怖也余曰有行乞於道偃而號曰遺我一盂飯吾今以千斛之粟報子則市人皆掩口咲之有千斛之粟而無

作苦語  
令人惻然

一盂之飯不可以欺小兒。怖生於愛。子能不怖死生而猶好色。其可以欺我哉。今世之為高者。皆少年之徒也。戒生定。定生慧。此不刊之語也。如有不從戒定生者。皆妄也。如慧而寔癡也。如覺而實夢也。悲夫。

垂戒之言不妨痛切

外魯祖程公逸事

公諱仁霸。眉山人。以仁厚信於鄉里。蜀平。中朝上大夫。憚遠宦。官闕。選士人有行義者。牒公攝錄。參軍眉山尉。有得盜蘆葍根者。實竊而所持。刃誤中主人。尉幸賞以劫聞。獄椽受賂掠成之。太守將慮囚。囚坐廡下。泣涕衣盡濕。公適過之。知其寃。咋謂盜曰。汝寃。盍自言。吾為汝直之。盜果稱寃。移獄。公既直其事。而尉椽爭不已。復移獄。竟殺盜。公坐逸。囚罷歸。不及月。尉椽皆暴卒。後三十餘年。公晝日見盜拜庭下。曰。尉椽未伏。待公而決。前此



地府欲召公暫對，我扣頭爭之曰：「不可以。」我故驚公。是  
 以至今，公壽盡，我為公荷擔而往，暫對即生人。天子孫  
 壽祿意調稍卑朱紫滿門矣。公具以語家人，沐浴衣冠就寢而卒。  
 軾幼時聞此語，已而外祖父壽九十，舅氏始貴，顯壽八  
 十五，曾孫皆仕，有聲同時。為監司者三人，玄孫宦學益  
 盛，而尉掾之子孫微矣。冷句或謂盜德公之深，不忍煩公暫  
 對可也，而獄久不決，豈主者亦因以苦尉掾也歟？紹聖  
 二年三月九日，軾在惠州讀陶潛所作外祖孟嘉傳云：「  
 凱風寒泉之思，實鍾厥心意，悽然悲之，乃記公之送事。」

以遺程氏庶幾淵明之心也。

東坡不為人作諸狀，故叙事少，此可概見。

南華長老重辯師逸事

契嵩禪師常瞋人未嘗見其笑海月慧辯師常喜人嘗

見其怒予在錢塘親見二人皆跌坐而化嵩既茶毗火

不能壞益薪熾火有終不壞者不言五者渾雅海月比壑面如生且

微咲乃知二人以瞋喜作佛事也世人視身如金玉不

旋踵為糞土至人反是予以是知一切法以愛故壞以

捨故常在豈不然哉予遷嶺南始識南華重辯長老語

終日知其有道也予自海南還則辯已寂久矣過南華

吊其衆問塔墓所在衆曰我師昔作壽塔南華之東數

東山不為人言辯師好學世所共知



里有不悅師者，葬之別墓。既七百餘日矣。今長老明公獨奮不顧，發而歸之壽塔。改棺易衣，舉體如生，衣皆鮮芳。衆乃大服。東坡居士曰：辯視身為何物，棄之尸陀林以飼烏鳥，何有安以壽塔為？明公知辯者，特欲以化服同異而已。乃以茗果奠其塔，而書其事，以遺其上。足南華塔主可興師。元符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禪家言體不化，面如生者甚多，恐亦有所附會。且至於死，則衆流歸盡，是區區者曾何足言。惟得東坡文，差可以死矣。

藥誦

嵇中散作幽憤詩，知不免矣。而卒章乃曰：采薇山阿，散髮巖岫，永嘯長吟，頤性養壽者。悼此志之不遂也。司馬景王既殺中散，而悔，使悔於未殺之前，中散得免於死者，吾知其掃迹滅景於人間，如脫兔之投林也。采薇散髮，豈其所難哉？孫真人著大風惡疾論曰：神仙傳有數十人，皆因惡疾而得仙道。何者？割棄塵累，懷潁陽之風，所以因旤而取福也。吾始得罪遷嶺表，不自意全。既逾年，無後命，知不死矣。然舊苦疔，至是大作，呻呼幾百日。

地無醫藥，有亦不效。道士教吾去滋味，絕薰血，以清淨勝之。痔有虫，館於吾後，滋味薰血，既以自養，亦以養虫。自今日以往，旦夕食淡，麪四兩，猶復念食，則以胡麻茯苓，麪足之，飲食之外，不啖一物。主人枯槁，則客自棄去，尚恐習性易流，故取中散真人之言對病為藥，使人誦之日三。曰：東坡居士，汝忘逾年之憂，百日之苦乎？使汝不幸而有中散之既，伯牛之疾，雖欲采薇散髮，豈可得哉？今食麻麥茯苓多矣，居士則歌以答之曰：事無事之事，百事治兮，味無味之味，五味備兮，茯苓麻麥有時而

匱兮，有則食無則已者，與我無既兮。嗚呼，噫嘻，館客不終以是為愧兮。

不避粗俗，轉更精研。



東坡酒經

南方之氓以糯與粳雜以卉藥而為餅。嗅之香。嚼之辣。揣之桴然而輕。此餅之良者也。吾始取麵而起肥之和之以薑液。蒸之使十裂。繩穿而風戾之。愈久而益悍。此麴之精者也。米五斗以為率。而五分之為三斗者一。為五升者四。三斗者以釀。五升者以投。三投而止。尚有五升之贏也。始釀以四兩之餅。而每投以二兩之麴。皆澤以少水。取足以散解而勻停也。釀者必甕。按而并泓之。三日而并溢。此吾酒之萌也。酒之始萌也。甚烈而微苦。

蓋三投而後平也。凡餅烈而麴和投者必屢嘗而增損之。以舌為權衡也。既溢之三日乃投。九日三投。通十有五。日而後定也。既定乃注以斗水。凡水必熟而冷者也。凡釀與投必寒之而後下。此炎州之令也。既水五日乃筭得二斗有半。此吾酒之正也。先筭半日取所謂羸者為粥米一而水三之。揉以餅麴凡四兩二物并也。投之糟中。熟擗而再釀之。五日歷得斗有半。此吾酒之少勁者也。勁正合為四斗。又五日而飲則和而力嚴而不猛也。筭絕不旋踵而粥投之少留則糟枯中風而酒病也。

釀久者酒醇而豐。速者反是。故吾酒三十日而成也。肉帳酒簿筆成美書。太史尚矣。此亦其支流也。



補龍山文

丙子重九客有言桓温龍山之會風吹孟嘉帽落温遣  
孫盛嘲之嘉作解嘲文辭超卓四坐歎服恨今世不見  
此文予廼戲為補之曰

征西天府重九令節駕言龍山燕凱羣哲壺歌雅奏緩  
帶輕恰胡為中觴一笑粲發梗楠競秀榆枿獨脫驥驟  
交騫駑蹇先蹶楚狂醉亂隕帽莫覺戎服囚首枯顛茁  
髮維明將軍度量闕達容此下士顛倒冠鞮宰夫揚觶  
兕觥舉罰請歌相鼠以侑此爵右朝



吾聞君子蹈常履素晦明風雨不改其度平生丘經散  
髮箕踞陸車天全顛沛何懼腰適忘帶足適忘屨不知  
有我帽復奚數流水莫繫浮雲暫寓飄然隨風非忒非  
取我冠明月被服寶璐不纓而結不簪而附歌詩寧擇  
請歌和鼠罰此陋人俾出童叟右解嘲

蕭然有致

傷春詞

去歲十二月虞部郎呂君文甫喪其妻安氏二月以書  
遺余曰安氏甚美而有賢行念之不忘思有以為不朽  
之託者願求一言以弔之余悲其意乃為作傷春詞云  
佳人與歲皆逝兮歲既復而不返付新春於居者兮獨  
安適而愈遠晝昏昏其如醉兮夜耿耿而不眠居兀兀  
不自覺兮紛過前之物變雪霜盡而鳥鳴兮陂塘法其  
流暖步荒園而訪遺跡兮蒼翁百草之生滿風泛泛而微  
度兮日遲遲而愈妍眇飛絮之無窮兮爛夫桃之欲然



燕。曉。曉。而。雅。嬌。兮。鳩。穀。穀。其。老。怨。蝶。群。飛。而。相。值。兮。蜂。  
抱。蕊。而。更。謹。善。萬。物。之。得。時。兮。痛。伊。人。之。罹。此。冤。衆。族。  
出。而。侶。游。兮。獨。向。僻。而。永。歎。淚。熒。熒。而。棲。睫。兮。花。搖。月。  
而。增。眩。晝。出。門。而。不。敢。歸。兮。畏。空。室。之。漫。漫。忽。入。門。而。  
欲。語。兮。嗟。猶。意。其。今。存。後。魂。魄。於。宵。夢。兮。追。髣。髴。而。無。  
緣。訪。臨。叩。之。道。士。兮。從。稠。桑。之。老。人。縱。可。得。而。復。見。兮。  
恐。荒。忽。而。非。真。求。予。文。以。寫。哀。兮。余。亦。愴。恨。而。不。能。言。  
夫。既。其。身。之。不。顧。兮。尚。安。用。於。斯。文。東。安。月。一。日。書。

淒其欲絕

怪石供

禹貢青州有鈇松怪石解者曰怪石石似王者今齊安  
江上往往得美石與玉無辨多紅黃白色其文如人指  
上螺精明可愛雖巧者以意繪畫有不能及豈古所謂  
怪石者耶凡物之醜好生於相形吾未知其果安在也  
使世間石皆若此則今之凡石復為怪矣海外有形語  
之國口不能言而相喻以形其以形語也捷於口使吾  
為之不已難乎故夫天機之動忽焉而成而人真以為  
巧也雖然自禹以來怪之矣齊安小兒浴於江時有得

之者戲以餅餌易之既久得二百九十有八枚大者兼寸小者如束栗菱芡其一如虎豹首有口鼻眼處以為群石之長又得古銅盆一枚以盛石挹水注之粲然而廬山歸宗佛印禪師適有使至遂以為供禪師嘗以道眼觀一切世間混淪空洞了無一物雖夜光尺璧與瓦礫等而况此石雖然願受此供灌以墨池水強為一笑使自今以往山僧野人欲供禪師而力不能辨衣服飲食卧具者皆得以淨水注石為供蓋自蘇子瞻始時元豐五年五月黃州東坡雪堂書

叙致粲然

議論勝自是宋文而指趣則清雅



後怪石供

蘇子既以怪石供佛印。佛印以其言刻諸石。蘇子聞而笑曰。是安所從來哉。予以餅易諸小兒者也。以可食易無用。予既足笑矣。彼又從而刻之。今以餅供佛印。佛印必不刻也。石與餅何異。參寥子曰。然。供者幻也。受者亦幻也。刻其言者亦幻也。夫幻何適而不可舉手而示。蘇子曰。拱此而揖人。人莫不善。戟此而詈人。人莫不怒。同是手也。而喜怒異。世未有非之者也。子誠知拱戟之皆幻。則喜雖存而根亡。刻與不刻無不可者。蘓子大笑曰。

子欲之耶乃亦以供之結處指實凡二百五十并二石槃云

因供參寥故再作此文却借佛印刻石起本又假設參寥之言引入純用虛機湏是覷破

大還丹訣

凡物皆有英華軼於形器之外為人所喜者皆其華也形自若也而不見可喜其華亡也作而為聲發而為光流而為味蓄而為力浮而為膏者皆其華也吾有了然常知者存乎其內而不物於物則此六華者苟與吾接必為吾所取非取之也此了然常知者與是六華者蓋嘗合而生我矣我生之初其所安在此了然常知者苟存乎中則必與是六華者皆處於此矣其凡與吾接者又安得不赴其類而歸其根乎吾方養之以至靜守之

李龍眠善畫而壽說者謂內煙雲供養耳與此理通



以至虛則火自煉之、水自伏之、升降開闔、彼自有數日、月既至、自變自成、吾不豫知可也、易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傳曰用物精多則魂、魄強、禮曰體魄則降、志氣在上、人不為是道、則了然常知者、生為志氣、死為魂、神而升於天、此六華者、生為體、為精、死為魄、為鬼、而降於地、其知是道者、魂魄合、形氣一、其至者、至騎箕尾而為列星、敬之、信之、密之、行之、守之、終之、元祐三年九月二十八日書

精華迸溢、熒熒煜煜、如百千日、淮南子得意文字

略可擬之

跋王氏華嚴經解

予過濟南龍山鎮、監稅宋寶國出、王氏華嚴經解相示、  
曰、公之於道、可謂至矣、予聞寶國華嚴有八十卷、今獨  
以解其一、何也、寶國曰、王氏謂我此佛語深妙、其餘皆  
菩薩語、爾予曰、予於藏經取佛語數句、置菩薩語中、復  
取菩薩語置佛語中、予能識其是非乎、曰、不能也、非獨  
予不能、王氏亦不能、予昔在岐下、聞汧陽猪肉至美、遣  
人置之、使者醉、猪夜逸、置他猪以償、吾不知也、而與客  
皆大詫、以為非他產所及、已而事敗、客皆大慚、今王氏



之猪未敗爾昔者買肉娼女歌或因以悟若一念清淨  
墻壁瓦爍皆說無上灑而云佛語深妙菩薩不及豈非  
夢中語乎寶國曰唯唯  
人情救惑每每如此

送石昌言引

右嘉祐元年九月十九日先君送石昌言北使文一首  
其字則軾年二十一時所書與昌言本也今蓄於陳履  
常氏昌言名揚休善為詩有名當昔終於知制誥彭任  
字有道亦蜀人從富彥國使虜還得靈河縣主簿以死  
石守道嘗稱之曰有道長七尺而膽過其身一日坐酒  
肆與其徒飲且酣聞彥國當使不測之虜憤憤推酒床  
拳皮裂遂自請行蓋欲以死扞彥國者也其為人大略  
如此然亦任俠好殺云元祐三年九月初一日題

類此



跋王鞏所收藏真書

僧藏真書七紙，開封王君鞏所藏。君侍親平涼，始得其二，而兩紙在張鄧公家。其後馮公當世又獲其三，雖所從公異者不可考。然筆勢奕奕，七紙意相屬也。君鄧公外孫，而與當世相善，乃得而合之。余嘗愛梁武帝評書善取物象，而此公尤能自譽。觀者不以為過信乎？其書之工也。然其為人儻蕩，本不求工，所以能工。此如沒人之操舟，無意於濟否，是以覆却萬變，而舉措自若。其近於有道者耶。

又亦然

書淳于髡傳後

淳于髡言一斗既醉，一石亦醉。至於州閭之會，男女雜坐，幾於勸矣。而何諷之有？以吾觀之，蓋有微意。以多少之無常，知飲酒之非我。觀變識妄，而卒生之嗜，亦少衰矣。是以託於放蕩之言，而能已荒主長夜之飲。未有識其趣者。元祐六年六月十三日，偶讀史記書此。



自評文

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汨汨，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它雖工，吾亦不能知也。

知否

遊白水書付過

紹聖元年十月十二日，與幼子過遊白水佛迹院，浴於湯池，熱甚，其源殆可熟物。循山而東，少北，有懸水百仞，山八九折，折處輒為潭，深者礎石五丈，不得其所止，雪濺雷怒，可喜可畏。水厓有巨人迹數十，語活所謂佛迹也。暮歸，倒行觀山燒，壯甚，俛仰度數谷，至江山，月出，擊汰中流，掬弄珠璧，到家二鼓，復與過飲酒食，餘甘煑菜，顧影頽然，不復甚，寐書以付過。東坡翁。

不用虛而韻足，不模寫而景足，如畫家蕭蕭數筆。



含意無窮此等在坡集皆上乘也

賦然不則甚寂書以付過東林餘

蘇林平夜過東林寺與僧會談

蘇子瞻詩云東林寺夜過與僧會談

蘇子瞻詩云東林寺夜過與僧會談

蘇子瞻詩云東林寺夜過與僧會談

蘇子瞻詩云東林寺夜過與僧會談

蘇子瞻詩云東林寺夜過與僧會談

蘇子瞻詩云東林寺夜過與僧會談

記承天夜遊

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亦未寢相與步於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耳

造化佳勝徃徃而是只為無閑身便至當面蹉過讀此可為恍然又曰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閑者便是主人



記遊松風亭

余嘗寓居惠州嘉祐寺，縱步松風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林止息，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謂是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間有甚麼歇不得處。由是如挂鈎之魚，忽得解脫，若人悟此，雖兵陣相接，鼓聲如雷霆，進則死敵，退則死法，當恁麼時，也不妨熟歇。

余深領此趣，難以筆舌讚也。

記遊定惠院

黃州定惠院東小山上，有海棠一株，特繁茂，每歲盛開，必携客置酒，已五醉其下矣。今年復與參寥師、二三子訪焉，則園已易主，主雖市井人，然以予故，稍加培治。山上多老枳木，性瘦韌，筋脉呈露，如老人頂頸，花白而圓，如大珠，纍纍香色皆不凡。此木不為人所喜，稍稍伐去，以予故，亦得不伐。既飲，往憇於尚氏之第，尚氏亦市井人也，而居處脩潔，如吳越間人。竹林花圃皆可喜，醉卧小板閣上，稍醒聞坐客崔成老彈雷氏琴，作悲風曉月。

花木去  
取亦須  
待有識  
人也

徑歸矣  
却得乞  
橘事點  
綴餘景

錚錚然意非人間也。晚乃步出城東，鬻大木盆，意者謂可以注清泉。滸瓜李，遂寅緣小溝入何氏韓氏竹園。時何氏方作堂竹間，既闢地矣。遂置酒竹陰下，有劉唐年主簿者，餽油煎餅，其名為甚酥，味極美。客尚欲飲，而予忽興盡，乃徑歸。道過何氏小圃，乞其棗橘，移種雪堂之西。坐客徐君得之，將適閩中，以後會未可期，請予記之。為異日拊掌。時參寥獨不飲，以東湯代之。

委蛇馮盡樂趣

題羅浮

紹聖元年九月二十七日，東坡公遷於惠州，艤舟泊頭鎮。明晨肩輿十五里，至羅浮山，入延祥寶積寺，禮天竺瑞像，飲梁僧景泰禪師卓錫泉，品其味，出江水上，遠甚。東三里至長壽觀，又東北三里至冲虛觀，觀有葛稚川丹竈，登朱仙者朝斗壇，觀壇上所獲銅龍六魚，一壇北有洞，曰朱明，蒸莽不可入，水出洞中，鏘鳴如琴，筑水中皆菖蒲生，石上道士鄧守安字道立，有道者也，訪之，適出坐遺履軒，望麻姑峰，方飲酒，進士許毅來遊，呼與飲。



既醉還宿寶積中閣夜大風燒壯甚有聲晨粥已還舟  
憇花光寺從遊者幼子過巡檢史珏寶積長老齊德延  
祥長老紹冲冲虚道士陳熙明山中可游而未暇者明  
福宮右樓黃龍洞期以明年三月復來  
言簡趣多曲折有法

題萬松嶺惠明院壁

予去此十七年復與彭城張聖途丹陽陳輔之同來院  
僧梵英葺治堂宇比舊加嚴潔茗飲芳烈問此新茶耶  
英曰茶性新舊交則香味復予嘗見知琴者言琴不百  
年則桐之生意不盡緩急清濁嘗與兩暘寒暑相應以  
理與茶相近故并記之  
致有玄理

題李岩老

南岳李岩老好睡，衆人食飽下碁。岩老輒就枕，閱數局乃一展轉云：我始一局，君幾局矣。東坡曰：岩老常用四脚碁盤，只着一色黑子，昔與邊韶敵手，今被陳搏饒先。着時自有輸贏，着了並無一物。歐陽公詩云：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碁罷不知人換世，酒闌無柰客思家。殆是類也。

題鳳翔東院王畫壁

嘉祐癸卯上元夜，來觀王維摩詰筆。時夜已闌，殘燈耿然，畫僧踽踽欲動，恍然久之。

假語狀真

此卷下  
六五



題王霽畫如來出山相  
頭鬘鬘耳卓翔。遶從何處來。碧色眼。有角明星未出。萬  
相閑外道。天魔猶奏樂。錯不錯。安得無上菩提成等正  
覺。

口角雋異思路靈通

唐允從論青苗

儋耳進士黎子雲言。城北十五里許。有唐村。唐氏之老  
曰允從者。年七十餘。問子雲言。宰相何苦以青苗錢困  
我。於官有益乎。子雲答曰。官患民貧富不均。富者逐什  
百益。富者取倍稱。至鬻田資口。不能償。故為是法。以  
均之。允從笑曰。貧富之不齊。自古已然。雖天工不能齊  
也。子欲齊之乎。民之有貧富。猶器用之有厚薄也。子欲  
磨其厚。等其薄。厚者未動。而薄者充。充矣。元符三年二  
月。子雲過余言此。負薪能談王道。政謂允從輩也。

却可定國是

跋南塘挑耳圖

王晉卿嘗暴得耳聾意不能堪求方於僕僕答之云君是將種斷頭穴胞當無所惜兩耳堪作底用割捨不得限三日疾去不去割取我耳晉卿洒然而悟三日病良已以頌示僕云老婆心急頻相勸性難只得三日限我耳已效君不割且喜兩家總平善今見定國所藏挑耳圖云得之晉卿聊識此

有雄入九軍力量方可參禪



跋趙雲子畫

趙雲子畫筆略到而意已具二者不能然託於樵陋以戲侮來者此柳下惠之不恭東方朔之玩世滑稽之雄乎或曰雲子蓋度世者蜀人謂狂雲猶曰風雲耳

書贈魯元翰暖肚餅

公昔遺予以暖肚餅其直萬錢我今報公亦以暖肚餅其價不可言中空而無眼故不漏上直而無耳故不懸以活潑潑為內非湯非水以赤歷歷為外非銅非鉛以念念不忘為項不解不縛以了了常知為腹不方不圓到希領取如不肯承當却以見還

此為養訣借事作戲

書贈魯元翰

書臨臯亭

東坡居士酒醉飯飽倚於几上白雲左繚清江右洞重  
門洞開林巒全入當是時若有思而無所思以受萬物  
之倘慚愧慚愧

書戴嵩畫牛

蜀中有杜處士好書畫所寶以百數有戴嵩牛一軸在  
所愛錦囊玉軸常以自隨一日曝書畫有一牧童見之  
拊掌大笑曰此畫鬪牛也牛鬪力在角尾搐入兩股間  
今乃掉尾而鬪謬矣處士笑而然之古語有云耕當問  
奴織當問婢不可改也

所貴當家

蘇東坡詩

所貴當家

蘇東坡詩



題雲安下崑

子瞻子申與侃師至此院僧以路惡見止不知僕之所  
歷有百倍於此者矣丁未正月二十日書  
既見好遊且嘆世途

書畫壁易石

靈壁出石然多一面劉氏園中砌臺下有一株獨巉然  
反復可觀似麋鹿宛頸狀東坡居士欲得之乃畫臨華  
閣壁作醜石風竹主人喜乃以遺予居士載歸陽羨元  
豐八年四月六日

澹然忘言

書墨

余蓄墨數百挺。暇日輒出品試之。終無黑者。其間不過一二可人意。以此知世間佳物自是難得。茶欲其白。墨欲其黑。方求黑時。嫌漆白。方求白時。嫌雪黑。自是人不會事也。

茶墨白黑東坡每每言之而此最勝

書呂行甫墨顛

呂希彥行甫相門子。行義有過人者。不幸短命死矣。平生藏墨士大夫戲之為墨顛。功甫亦與之善。出其所遺墨作此數字。

黯然銷魂故不待言



書廷珪墨

昨日有人出墨數寸，僕望見之，知其為廷珪也。凡物莫不然，不知者如鳥之雌雄，其知之者如烏鵲也。  
誠然

記海南作墨

己卯臘月二十三日，墨灶火發，幾焚屋，救滅遂罷作墨。得佳墨大小五百丸，入漆者幾百丸，足以了一世。仍以遺所不知者何人也。餘松明一車，仍以照夜二十八日。二鼓作此紙。

書墨事凡三十餘題，此最韻也。

記與安節飲

元豐辛酉冬至僕在黃州姪安節不遠千里來省飲酒  
樂甚使作黃鐘梁州仍令小童快舞一回醉後書此以  
識一時之事  
只如此自好知否知否

書海苔紙

昔人以海苔為紙今無復有今人以竹為紙亦古所無  
有也

然則物之貴賤何常



書諸葛筆

宣州諸葛氏筆擅天下久矣。縱其間不甚佳者，終有家法。如北苑茶內庫酒教坊樂，雖敝精疲神欲強學之，而草野氣終不可脫。

類然

書諸葛散卓筆

散卓筆惟諸葛能之。他人學者皆得其形似而無其法。反不如常筆如人學杜甫詩，得其粗俗而已。

書吳說筆

筆若適士大夫意。則工書人不能用。若便於工書者。則雖士大夫亦罕售矣。屠龍不如履豨。豈獨筆哉。君謨所謂藝益工而人益困。非虛語也。吳政結得簡雅已亡。其子說頗得家法。

良可歎息

書硯

硯之發墨者。必費筆。不費筆。則退墨。二德難兼。非獨硯也。大字難結。密小字常局促。真書患不放。草書苦無法。茶苦患不美。酒美患不辣。萬事無不然。可一大笑也。  
洋洋來



書呂道人硯

澤州呂道人沉泥硯多作投壺樣其首有呂字非刻非書堅緻可以試金道人已死硯漸難得元豐五年三月七日偶至沙湖黃氏家見一枚黃氏初不知貴乃取而有之。

澹然

書鳳珠硯

僕好用鳳珠石硯然論者多異同蓋自少得真者為黯黹灘石所亂耳須與拈破

書贈孫叔靜

今日於井靜家飲。官法酒。其園茶燒。衙香用。諸葛筆。皆北歸喜事。

得意自別

家藏雷琴

余家有琴。其面皆作蛇腹紋。其上池銘云。開元十年造。雅州靈開材。其下池銘云。雷家記。八日合。不曉其八日合為何等語也。其嶽不容指而絃不救。此最琴之妙。而雷琴獨然。求其法不可得。乃破其所藏雷琴。求之琴聲。出於兩池間。其背微隆。若薤葉然。聲欲出而隘。裴回不去。乃有餘韻。此最不傳之妙。

余雖不解琴。知是解人語。



琴賢桐孫

凡木本寔而末虛惟桐反之試取小枝削皆堅實如蠟而其本皆中虛空故世所以貴孫枝者貴其實也實故絲中有木聲

習故諳諳故言而中

記與舟師夜坐

紹聖二年正月初五日與成都舟閣黎夜坐飢甚家人煮鷄腸菜羹甚美緣是與舟談不二灑舟請記之其語則不可記非不可記蓋不暇記也

有可記便是妄語有不可記亦是妄語痛與掃盡

記石塔長老答問

石塔來別居士居士云經過草草不見石塔塔起立云遮個是塼浮圖邪居士云有縫答云無縫何以容世間螻蟻坡首肯之元豐八年八月二十七日

不惟可作禪師乃亦可作宰相

書諸集改字

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淺之人好惡多同故從而和之者衆遂使古書日就訛舛深可忿疾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上文痛切此句溫厚自余少時見前輩皆不敢改書故蜀本大字書皆善本莊子云用志不分乃疑於神此與易陰疑於陽禮使人疑汝於夫子同今四方本皆作疑陶潛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採菊之次偶然見山初不用意而境與意會故可喜也今皆作望南山杜子美云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蓋滅沒於煙波間耳而宋敏求謂



新長公小品  
余曰鷗不解後改作波二詩改此兩字覺一篇神氣索然也

余自少服此戒

書淵明酬劉柴桑詩

自夏歷秋毒熱七八日不解炮灼理極意謂不復有清涼時今日忽淒風微兩遂御袂衣顧念茲歲屈指可盡陶彭澤云今我不為樂知有來歲不此言真可為惕然也

感時撫事

書逸少竹葉帖

王逸少竹葉帖長安水丘氏傳寶之今不知所在三十年前見其摹本於雷壽

逸少書詎須更贊一辭只如此便見鄭重之至

辦法帖

辨書之難。心如聽響。切脉。知此語最公其美惡。則可自謂必能正名之者。皆過也。今官本十卷法帖中。真偽相雜。至多。逸少部中有出宿餞行一帖。乃張說文。又有不具釋智永白者。亦在逸少部中。此最踈謬。余嘗於秘閣觀墨跡。皆唐人硬黃上臨本。惟鵝羣一帖。似是獻之真筆。後又於李瑋都尉家見謝尚王衍等數人書。超然絕俗。考其印記。王涯家本。其他但得唐人臨本。皆可蓄。



異人有無

自省事以來聞世所謂道人，有延年之術，如趙抱一、徐登、張無夢，皆近百歲，然竟死，與常人無異。及來黃州，聞浮光有朱元經，尤異。公卿尊師之甚衆，然卒亦病死。死時中風，搐搦，但實能黃白，有餘藥，金皆入官，不知世果無異人耶？抑有人而不見此等舉，非耶？不知古所記異人虛實，無乃與此等不大相過，而好事者緣飾之耶？無限波致，亦復當心也。

書醉翁操後

二水同器，有不相入；二琴同手，有不相應。今沈君信手彈琴，而與泉合；居士縱筆作詩，而與琴會。此必有真同者矣。本覺法真彈師沈君之子也，故書以寄之。願師宴坐靜室，自以為琴，而以學者為琴工，有能不謀而同，三合無際者，願師取之。元祐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此等題清遠為上，意解次之。王夷甫猶嫌太解明。

書天慶觀壁

東坡飲酒此室進士許毅甫自五羊來邂逅一杯而別  
文至東坡真是不須作文只隨事記錄便是文

題蘭亭記

真本已入昭陵世徒見此而已然此本最善日月愈遠  
此本當復缺壞則後生所見愈微愈踈矣

題跋語大抵贊其瀟疎



題壽聖寺

蜀人蘇軾子瞻南遷、幼子過同遊壽聖寺、遇隱者石君、  
汝礪器之、話羅浮之勝、至暮、廼去、  
文字造妙時、可以廢巧尚直、

跋君謨書

僕論書、以君謨為當世第一、多以為不然、然僕終守此  
說也、

不言所以、但持之甚堅、

蘇長公小品

跋草書後  
僕醉後輒作草書十數行便覺酒氣拂拂從十指出去也。

神奇語

蘇長公小品終





